

文

Geschenk  
Prof. Dr. Michael Schoenhals

内部材料

66.1.1  
MS-219-2

請勿外傳

ERC Projekt  
Mao Legacy  
Uni Freiburg  
Inv

大字报选

(4)

院大字报管理组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

目 条

- |                                |               |
|--------------------------------|---------------|
| 工人阶级要牢固占领教育阵地                  | 驻北航工人宣传队      |
| 批判周荣鑫所谓“要有热心科学的<br>外行来领导”学校的谬论 | 四〇一车间全体工人党员   |
| 周荣鑫否定“两个估计”的错<br>误言论必须批判       | 一〇五教研室钱世民、范天颖 |
| 我们老年教师也要继续革命，<br>坚持前进          | 五〇七教研室 王德荣    |
| 资产阶级教育质量观必须批判                  | 二〇三教研室理论组     |

## 工人阶级要牢固占领教育阵地

驻北航工人宣传队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教育战线的反革命专政，粉碎了林彪一伙阻挠和破坏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阴谋。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响应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学校，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裁的一统天下。

工人阶级领导，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的根本保证。几年来，尤其是经过批林批孔运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广大工农兵学员迅速成长，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教育战线和全国各条战线的形势一样，一派大好。

但是，在大好形势下，教育界又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企图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身为教育部长的周荣鑫就竟然说什么：管教育的不懂教育，没有研究过教育史不行！提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明目张胆地反对党对学校的领导，以抽掉阶级内容的手法，篡改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实质很清楚，无非是想要把工人阶级从上层建筑的阵地上再“赶”出去，让那些所谓“热心”搞“科学”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来重新把持教育领域。

教育历来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战线激烈搏斗的重要阵地，它决不是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文化大革命以前，教育阵地长期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封、资、修的流毒年深日久，资产阶级的偏见和传统势力十分顽固，盘根错节，攻也攻不动。在工宣队进校前，学校又是什么状况？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工宣队进校时还有人叫嚷“织袜子的、造房子的、修铁路的领导不了造飞机的”等等。但是，七年多来，航空学院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我们工宣队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团结广大师生员工，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

遵照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学校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了学生。学生在校，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学为主，兼学别样”，

改变了旧学校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貴族的状况。广大革命教师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努力与工农兵結合，改造世界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点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三把火”，进一步破了“老三段”，推动了开门办学，厂校掛鉤，校办工厂，厂办专业。教学、科研、生产三結合的新体制又有了新的发展。

几年来的事实充分証明，要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阶级领导”这一偉大真理。几年来的事实也是对周荣鑫妄图污蔑党对教育革命的领导，反对工人阶级领导最好的回答，最有力的駁斥。工人宣传队就是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在党的統一领导下，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並且永远领导学校。

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搏斗中湧現出来的一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斗争使我們深深体会到，工人阶级虽然登上了教育这个上层建筑的舞台，但占领与反占领，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教育部长周荣鑫不是说我們“不懂教育”，“不行”嗎？还没有研究过教育史，要請“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嗎？他对工宣队进驻学校，对执行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领导班子，左一个看不順眼，右一个“不行”，請問，周部长：你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統治学校怎么不说半个“不行”，而对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領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却大講什么“领导班子不行”，要換“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你的这种论調，和五七年右派叫囂的“外行不能领导內行”，要“教授治校”有什么区别？你这是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場上说话？你想恢复那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統的天下嗎？你这不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又是什么？

我們工人阶级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坚决，对专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对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最痛恨，对资产阶级执行全面专政最內行。誰要想讓我們放弃教育阵地的领导权我們決不答应！我們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領域占定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旧事物，这是不依人們意志为轉移的客观规律，誰要想阻擋，就将被历史的車輪碾得粉身碎骨！

支持还是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一

一个分界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就是开历史倒车。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都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全体工宣队员在这场大是大非的路线斗争面前，要坚决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热情支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认真总结经验，克服前进中的缺点，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一切工作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坚决予以打击，对于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必须进行批判，分清路线是非，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则要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帮助他们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

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教育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生死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修正主义仍然是主要危险。当前教育战线上的这场辩论，是整个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斗争的实质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胜利成果，还是为十七年统治学校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团结广大师生员工，充分发挥政治作用，用我们的斗争实践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为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团结起来，去争取教育革命的新的更大的胜利！

批判周榮鑫所謂“要有熱心  
科學的外行來領導”學校的謬論

四〇一車間全體工人黨員

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摧毀了劉少奇，林彪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在教育戰線的反革命專政，粉碎了他們長期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奪回了教育戰線被他們竊取的那一部分權利，開始從根本上改變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

但是資產階級總是要翻案，總是要搞復辟，總是要跳出來，猖狂反對工人階級領導。當前周榮鑫等人適應資產階級的需要，胡說什麼所謂“要有熱心科學的外行來領導”，這实质上就是用抽掉階級內容的手法篡改毛主席關於“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的指示。為什麼他們不敢直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呢？無非是這種貨色太臭了，拿不出手。於是就假惺惺的接过“外行能夠領導內行”的口號，加上“熱心科學”的字眼，妄圖以“不熱心科學”的莫須有的罪名，把工人階級的領導一舉反掉，讓那些“熱心”搞資產階級政治的人來把持教育領域，這就是周榮鑫一伙要“解決”教育問題的根本办法。

可是，這套辦法我們早就領教過。1957年，右派分子向黨進攻時就猖狂叫囂過“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他們這一套辦法決不是想發展什麼科學，而是要共產黨退出學校，讓工人階級退出學校，搞什麼“教授治校”，讓資產階級永遠統治學校。

文化大革命前，我們黨曾派出一批批的干部來到高等學校。他們先是被資產階級誣蔑為“不懂科學的外行”、“土包子”，後來其中一些人經不住資產階級的壓力和腐蝕，對階級鬥爭越來越不關心，把毛主席的教導和黨的基本路線置諸腦後，却跟在資產階級后面，對修正主義那一套越來越“熱心”，結果呢？不但科學沒有搞上去，自己卻陷入了修正主義的泥坑，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這種歷史教訓，我們還訖忘猶新。而現在堂堂教育長周榮鑫竟四處游說，八方串聯，妄圖把歷史的車輪拖回到資產階級夢寐以求的境地，這未免走得太遠了吧！

学校究竟是资产阶级独霸的一统天下好呢？还是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好呢？请看以下事实。在旧教育制度下，学校是向剥削阶级及其子女开门，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把工农子弟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学生一进学校大门，就灌输一套什么“未来的红色航空工程师”、追求个人名利升官发财、理论脱离实际、“智育第一”等资产阶级思想。学生除了整天死记硬背那些脱离实际的书本知识外，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统统不知道，不仅越读越蠢，而且身体也搞坏了。培养这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那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呢？那时也讲点什么实际，就是让学生搞点实习呀！工艺加工呀！把很好的钢材一刀一刀的车掉，成为废屑废铁，把很好的铁板裁成一条一条，然后焊接成为废料，实际是培养大少爷作风，败家子的作风。后来由于工人和革命群众再三提出意见，才改变为焊铁壶，做铝圆模和铝锅，根本不考虑巩固国防和国家建设的需要。

过去有的工农兵子女很幸运的进了大学校门，但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下，给带上莫须有的罪名，说什么“脑子笨，基础差”、“调皮捣蛋”、“粗瓷茶碗雕不出细花来”。一句话，就是不顺眼，最后用泻肚子的办法，将他们赶出学校大门。比如原来我们三馆加工间曾经有两个工人调干学生来劳动过，来时领导和同志们都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能上大学，要争口气，将来为国家多做贡献。可是来航院不到三年，因学习跟不上，考试不及格，还有两年毕业，结果在59年被赶出学校。现在我院后勤部王虎臣也是被淘汰的一个。他们班有40来人，将近有三分之一的被淘汰了。1955年入学的5334班有工农调干生4名，逐年被淘汰三名。其中一人曾是某中央首长的警卫员，解放军侦察营长，退学后担任鞍钢某车间主任。这种例子举不胜举。遭到旧教育制度迫害的工农兵学员何止这几个呢？

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不少学生思想受腐蚀，甚至政治上堕落。如原5331班有30多人，反右时一个宿舍六个人中有两个是右派，三个重点批判，只有一个人是好的。其中还有一名反动学生马云凤，曾被某些人认为是高质量的好学生，57年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因进行阶级报复，在北京市召开的十万人公审大会上被宣判死刑。

为什么工农兵在旧大学站不住脚？为什么学生受腐蝕、受毒害？归根結底是权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是由于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結果。

毛主席一声令下，派工人宣傳队进驻学校登上上层建筑舞台，结束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統天下。

工宣队进驻大学以来，坚决貫彻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綫，帶領广大师生进行斗、批、改的任务，搞大联合、三結合，批判了封、資、修的学科体系，改革旧的教学內容和教学方法，使学校出現了生动活泼的新局面。

学校坚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学生，我院已经先后四批选送工人上大学。这样就实现了劳动人民长期以来学文化、上大学的心愿。工农兵学员成了学校的主人，他們不但上大学，而且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学员入学之后，首先在思想上树立为革命而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努力把自己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学工作，結合典型任务进行，在开门办学过程中，努力做到师生与工农相結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和工厂工人一起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解决了一些难关，促进了生产。

72屆工农兵学员的毕业綜合实践展览就足以说明問題。比如石油钻井勘探火箭助推器，結合“长虹号”进行生产加工的科研实验，北京印刷厂制造四种套色印刷机用磁粉离合器等項目的研制成功，为国家填補了空白，又培养了学员分析問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旧大学所无法比拟的。究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統天下好，还是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好？究竟是旧大学的质量高，还是工农兵学员的质量高？这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正反面经验，都証明了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阶级领导”。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最革命的，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最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工人阶级对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最有发言权，是最內行的。只有工人阶级牢固地占领教育阵地，才能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周荣鑫却站在资产阶级立場上，瘋狂反对工人阶级领导，让工人阶级退出学校，实质上就是让共产党退出学校，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

新占领教育阵地。他这是痴心妄想，绝对办不到。工人阶级遵循毛主席教导，一定要永远领导学校，也一定能够领导好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刀的。有人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企图从文化教育阵地打开缺口。教育部长周荣鑫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其实质，就是妄图为修正主义教育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因此教育战线的这场斗争，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这场斗争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大事，关系到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大事，我们全体工人党员一定积极投入这一伟大的斗争，旗帜鲜明，继续深入批判周荣鑫一伙的错误言论，不但抓好革命，而且促好生产。我们车间前一段在学大寨精神鼓舞下，在运动期间不停课，不停产，把原有的几台发动机都修复起来。到去年12月底已有七台可以运转试车，并且做了大量试验工作。我们决心在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推动下，加快生产进度，为某型发动机早定型，早投产，早装备部队做出贡献。

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 周榮鑫否定“两个估计”的錯誤言论必須批判

一〇五教研室錢世民 范天穎

当前，全党、全軍、全国人民认真学习並貫彻执行偉大領袖毛主席关于理论問題等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推动了各項工作。同全国各条战綫一样，教育战綫的革命形势也一派大好。然而，树欲靜而风不止。就在这一派大好形勢下，教育領域里的两个階級、两条道路、两条路綫的斗争仍然是十分尖銳、复杂的。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謠言四起，小道消息頻傳。教育战綫尤为突出，身为部长的周榮鑫，散布了种种奇談怪论。尽管他打着“为国担忧”的旗号，但我們用毛泽东思想这一顯微鏡和望远鏡仔細觀察一番，就会发现这位部长的臀部清楚地刻着修正主义的紋章。他是一个大搞翻案的带头人。这里，我們仅就周榮鑫否定《两个估计》的錯誤言论加以批駁，並戳穿其險恶用心。

### (一)

周榮鑫说什么：“文化革命已经九年了，两头小中間大的估计，現在有沒有变化？”

周榮鑫講這句話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他既想明确地说出其本意，但又作贼心虛，不敢講得太露骨，而用了“現在有沒有变化”这句具有双关意义的疑問句。名是疑問，实則肯定。周榮鑫的本意就是：文化革命已经九年了，两头小中間大的估计，由于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发生了变化而應該改变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知识分子的队伍确实发生了較大的变化。但我們決不容許周榮鑫妄图以此来否定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状况的基本估计。

深刻触及人們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有力地推動了教师的世界觀改造。几年来，在工人阶级的領導下，广大革命教师认真读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著作，积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大多数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五·七”道路是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觀的必由之路。我們大部分教师经过“五·七”干校革命熔炉的鍛炼，晒黑了皮肤，炼紅了心。

一向輕視劳动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通过劳动和与貧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思想感情发生了較大的变化，真正体会到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深深感到貧下中农是最可亲的人。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拿末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較，就覺得知识分子不干淨了，最干淨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淨。”有些同志説，过去总認為知识是自我奋斗得来的，現在认识到自己的知识是劳动人民培养的結果，表示决心“忠誠党的教育事业”，用自己的知识全心全意地为工农服务。有的同志把干校的劳动鍛炼看成是自己思想变化的一个重大轉折点。有的老教师用詩歌記叙了自己在干校劳动鍛炼的收获，表示虽然已年过半百，但“五·七”道路一定要走到底。

在这場深刻旳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过程中，我們許多教师走出校門，到三大革命的第一綫与工农相結合，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出現了許多可喜的現象，取得了較好的成果，受到了工农群众的好評。过去那种完全“三脱离”的状况已经开始改变。几年来在教师队伍中湧現出一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在教学、科研和生产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

文化大革命以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所取得的这些进步，只能看成是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成果，是正确貫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團結、教育、改造政策的結果，是毛主席革命路綫的胜利。我們決不容許周荣鑫別有用心地以此来攻击、否定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状况問題，革命导师早已有过許多論述。

列宁指出：“在我们的学校里有許多由旧社会培养出来的教师，这就造成了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困难。我們遇到有知识的人的頑强抵抗，这是不奇怪的。那些惯于把旧机关当作自己的世襲領地的人，是为自己、为有产阶级服务的。”

列宁又指出：“在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中，在反对那些一直抱着资产阶级旧偏見、站在旧制度和虚伪的立場上、幻想可以把旧制度的一些东西保存下来的教师的斗争中，绝大部分教师是一定会

真誠地站到被剝削的劳动者的政权方面来的。”

列寧的这两段語彖，既指出了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觀及其改造的长期性，又指出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经过党的教育和改造是一定会真誠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光輝著作中，用很大的篇幅对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在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中，比較熟悉馬克思主义，並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場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觀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我們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緒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內还会存在。”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紀要》中重申了毛主席的这一估计。从毛主席的讲话至今还不到二十年，而从《紀要》算起还不到五年。在短短的五年中，作为知识分子整个队伍来说，要解决世界觀这一根本轉变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世界觀的轉变是一个长期的改造过程。

恩格斯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判断人們的世界觀，只能在实践中，在两条路綫的斗争中去考查。看他們对待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教育革命，对待工人阶级的领导，对待《七·二一指示》、《五·七指示》等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一句话，看他們对待毛主席的革命路綫采取什么态度。这些正是对人們的世界觀的最好的鑑別。許多事实表明，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这些事关路綫的重大問題面前是有过动摇的。例如，在教育革命中出現的一些新生事物面前，我們知识分子就不象工农兵那样跟得快，坚定地站在新生事物一边，往往有一个“一慢二看三通过”的过程。工农兵对待修正主义教育路綫下的一套旧东西深恶痛絕，而我們却往往不能一刀两断，一回潮便容易走老路。在前一段流傳周榮鑫讲话时，我們有些同志在某些問題上有合拍之感，而在場的工农兵学员却立即对周榮鑫的錯誤言论給予批駁。当资产阶级对工农兵上大学百般責难时，我們是否都看得很清楚呢？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我們知识分子受旧思想、旧意识、资产阶级的偏見的影响是很深的。因此，就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路綫斗争中的具体表现来看，还不能说已

已經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正如毛主席所说：“一遇風浪，他們的立場比起工人和大多數劳动农民來，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堅定，前者曖昧，后者明朗。”“知识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觀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觀。”

在改造世界觀的問題上，我們知识分子是充滿信心的。因为“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觀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只要我們坚持党的基本路綫，认真看书学习，坚定走“五·七”道路，我們就会不断前进，逐步完成世界觀的轉變。

周榮鑫對我們知识分子的“关心”，包藏着禍心。其目的是挑撥我們知识分子与党隔对立。他為我們知识分子“請命”，是妄图把我們拉下水，走回头路，充当他搞翻案、复辟的工具。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广大知识分子是决不会上当的。我們对周榮鑫的回敬是：在改造世界觀的康壮大道上，勇往直前，决不后退一步！

## (二)

周榮鑫否定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同时也否定毛主席对十七年教育路綫的估计。

解放后十七年在教育战綫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綫，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彻执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針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十七年占統治地位的教育路綫是修正主义的，这是毛主席定的案。而周榮鑫却胡说“过去是路綫錯了，不是说一切方法都錯了。”“和十七年教育路綫对着干的提法是錯誤的。”我們不禁要問周榮鑫：既然你说“过去是路綫錯了”，那么和十七年教育路綫对着干的提法究竟錯在哪里？

看来，周榮鑫是在运用二分法，对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綫也要来个一分为二。其实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詭辯家，妄图用有功也有过，有成绩也有錯誤来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綫翻案。一分为二，首先要分清矛盾的性质，要分清革命的教育路綫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綫。对革命的教育路綫才能談得上成绩和錯誤的二分法。如果把这种二分法也用到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綫上，那就不是一分为二，而是搞正确路綫和錯誤路綫的合二为一。搞折衷，这是周榮鑫攻击教育革命，为十

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綫翻案的一貫手法。解放后的十七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綫照耀下，教育战綫上的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員、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綫，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多次的抵制和斗争，教育方面也有一些进步。这些进步正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綫力图加以破坏和扼杀的。今天怎么可以反过来把它归功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綫呢？路綫决定一切，路綫錯了，就只能说一切都錯了。周榮鑫玩弄的这一套，就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把戏。如果我們依了周榮鑫，把十七年教育战綫上的旧的一套作法都说成是正确的，那么还談得上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綫呢？如果我們依了他，不是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綫对着干而是順着干，那就会在路綫正确的借口下，註旧的一套作法，諸如招生制度、考試制度、智育第一、关门办学，等等死灰复燃，那还談得上什么正确路綫呢？到那时就只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綫的全面复辟。而这正是周榮鑫四处遊说，煽风点火，大搞翻案的极終目的。

### (三)

毛主席批准的“两个估计”是根据党的基本路綫，对十七年教育阵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綫斗争的历史和知识分子在这些斗争中的现实表现，进行全面分析得出的科学結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从文教阵地开刀，工人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領域的重要依据；是制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一系列方針、措施的重要前提；是正确貫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重要依据。对这“两个估计”是肯定还是否定，是关系到坚持教育革命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綫招魂、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統治我們学校的旧教育制度的大是非問題。周榮鑫公然否定“两个估计”，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

定了教育革命。如果我們依了他，几年来教育革命取得的巨大成果就会付之东流，而修正主义教育路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統治我們学校的現象就会复辟，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線統治教育阵地的旧景就会重演。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螳臂擋車談何易！“坚冰已经打破，航向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我們有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方向，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有日益壮大的决心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队伍，只要我們坚持党的基本路線，坚持斗争哲学，共同奋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偉大事业必将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偉大胜利。

我們老年教師也要繼續革命，堅持前進

五〇七教研室 王德榮

今年七、八、九三個月，社會上刮起了一股否定教育革命，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右傾翻案風。在這股歪風中，身為教育部長的周榮鑫，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他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手法，對教育革命橫加指責；他採取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以及似是而非，貌似公正的折衷主義手法，發洩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他还裝出一副對知識分子“最關心”、“最體貼”，掌握知識分子政策“最正確”的樣子，利用我們一些人的傳統觀念，對新形勢暫時不適應，以及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弱點，散布錯誤論點，製造混亂，以圖達到否定文化大革命，倒退到修正主義老路的目的。

經過文化大革命鍛煉的廣大革命群眾，思想覺悟、路線覺悟空前提高，很快認清了周榮鑫等人的矛頭所向。就是我們這些老年教師，思想覺悟也有很大提高，決不再上周榮鑫的當，而要繼續革命，堅持前進，積極投入當前教育革命的大辯論。

### (一)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時的

毛主席教導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毛主席這一論斷已被几年來歷史事實所證明。隨着歷史的前進，必将继续證明毛主席論斷的英明、正確。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劉少奇、林彪為頭子的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粉碎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範圍廣泛開展，提高了億萬人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增強了反修防修的自覺性；文化大革命為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蓬勃發展創造了條件，充分調動了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進一步解放了生產力。這些豐碩成果，有目共睹，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就拿我自己来说，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教育也是很深的。

以前自己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当了教师后，也就拿这一套去教学生。解放前是这样，解放后也基本如此，只是加上苏联那一套，与英美没有多大差别。自己对此感到很自然，很熟悉，觉得是天经地义。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师生批判我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始自己还想不通。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及工人师傅和革命群众说理帮助，才认识到，自己确实错了。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与资本主义是截然不同的，而我们的教育还搞那些“成名成家”、“智育第一”，这怎么能与建设共产主义大目标相适应呢？广大工农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解放前却被剥夺了学文化的权力。解放后十七年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持下，他们仍然没有进大学的机会，即使有些工农子弟上了大学，也有不少变了质或被挤出校门。听了很多工农子弟含着热泪的控诉，我确实感到非常惭愧，也激起了自己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愤恨，同时感谢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教育和挽救。

另外，通过文化大革命使自己精神面貌也有了不少变化。在干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优秀品质，对自己教育很深。同时使自己体会到体力劳动的艰辛，享受到劳动的欢乐，也体验到集体生活的温暖，处处受到组织上的帮助和关心，与同志们的感情也比以前融洽、亲切。

我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 (二) 对老年教师是“补短”还是“护短”

老年教师由于长期在旧社会生活，过去受的资产阶级教育，旧的观念很深，长期“三脱离”，这正是老教师的短处。对待这个短处应该抱什么态度呢？党是一贯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帮助知识分子提高觉悟，改造世界观，鼓励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到实践中去，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安家落户”、可以“下马看花”，也可以“走马观花”。知识分子不管青年的还是老年的，到工农群众中去，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中去，改造世界观，这正是“补其所短”，是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爱护。

可是周榮鑫却不这样看，在我院王书记和調查组有关同志汇报工作中談到有些老年教师在学工劳动中，干他不会干的活，出了洋相时，这位教育部长頗为感慨地说“这是用其所短”，还一再强调与工农结合“老年教师不行了”，只能“用其所长”。意思很清楚，那就是老年教师不必与工农结合了，不必与三大革命实践相结合了，只要在高樓深院里翻翻洋书就行了。说穿了就是世界觀不用改造了。这是对我们老年教师的爱护嗎？我们在旧社会想为祖国作些貢献，但卖国的蔣政权不允许。解放后短短二十几年的日新月異的变化，使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使我們多么自豪呀！我們老年教师自愧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自恨作的貢献太少，都鼓着勁要急起直追。我們要革命，要前进！我們知道自己的短处，要利用一切机会“补短”。至于出些洋相，那只能说明资产阶级教育給我們的毒害之深，只能说明我們要“补短”。

我們老年教师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些专长或者经验，党总是注意调动我們的社会主义积极因素，發揮老年教师的“一技之长”。毛主席说：“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並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確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这就告訴我們，要發揮“一技之长”，首先要在正確路线领导之下。以前由于方向不对，有“一技之长”却没有起过好作用，有人还利用自己一些业务专长向党討价还价，甚至墮入了反党的泥坑。这个教训我們是記得很清楚的。

其次，要到工农兵中去，要在工农兵的再教育下，彻底改变旧思想。只有弥补了“三脱离”的短处，才能有新的立場、观点、方法，才能有新的感情，才能真正發揮自己的长处。“补其所短”与“用其所长”是統一的，是互相联系的。只有“补其所短”，才能“用其所长”，在“用其所长”时，要注意“补其所短”。周榮鑫不講党的正確路线的领导，不講“补其所短”，只講“用其所长”，並把“补其所短”攻击为“用其所短”，他的用心就是要把我們老年教师引入歧途。

升門办学是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是“补其所短”，改变“三脱离”的重要途径，也是“用其所长”的极好場所。許多老教师响应党的

号召，创造条件，积极参加开门办学，开门办科研，走出高楼深院，到工农群众中去；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的老教师送学上门，对提高厂、所的科学技术水平，起了一定的作用，受到厂、所的热烈欢迎。有一位老教师上半年主动要求去成都讲课，下半年又积极争取去贵州地区讲课。他说：“自己年令大了，应该乘还走得动时，为党多作些工作。”他的話是很感动人的。又有一位老教师参加工厂搞“数学模型”，为建立飞机設計制造一体化的新工作体系创造了条件。这位老教师是教微积分的，对計算数学不熟悉，但受了全国大好形势的鼓舞，决心为巩固国防，为航空工业打翻身仗服务。因此克服困难，拜工人师傅为师，和其他同志一起终于取得了成绩。还有的参加工厂的攻关项目，受到工厂同志的欢迎。就拿我自己来说，今年六十七岁了，还患有心脏病。去年，组织上让我参加某发动机事故分析小组，开始由于对“有限元法”掌握得不多，课题内容复杂，所以信心不足。但当自己了解到这是工厂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关系到巩固国防、保证阶级弟兄生命安全的大问题，产生了强大的责任感，认识到这是党交给的任务，是党对自己的信任，是自己结合实践为党工作的机会，又得到青年教师的鼓励，因此积极参加了工作，与小组同志一起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尽管自己做了很少一点应做的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党组织就给予很大的鼓励，更增强了自己参加实践开门办学的信心。现在，我又参加了另一项自己不太熟悉，但部队、厂所急需解决的新课题，努力做出一些成绩来。

从以上例子就能看出，我们老年教师也是要革命的；我们要在晚年，尽量为党多作工作。到工农中去，到实践中去，“学到老，改造到老”，不断改变“三脱离”状况，这才是我们要走的正确道路。而周部长的所谓“用其所长”，是要维持教师“三脱离”的状况，是护短，名曰爱之，实则害之。我们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教育，再不会轻易上当了。

最后我们奉劝周部长，也要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补己之短”，听听广大革命群众是如何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怎样对待新生事物的。不要再拿文化大革命前的老眼光来衡量我们老教师了。

## 资产阶级教育质量观必须批判

二〇三教研室理论组

馬克思主义告訴我們，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都是阶级社会，而自从人类社会有教育以来，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教育，就一直是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工具。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私塾、学堂、学校、学院或者其他种种名目的教育机关，统统是按照他們自己的世界觀，为着他們自己的阶级利益和需要而訓練人的地方。

中国有記載的最早的学校就是孔老二办的那个有“弟子”三千的私塾。明显学的是詩书礼乐，講的是仁义忠信这一套。即向学生們灌輸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典章制度，把他們訓練成“克己复礼”的“賢人”和“君子”。孔老二办的这个私塾是奴隶主阶级为着维护其統治，同新兴地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

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在哲学上講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在思想上坚持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体系，在政治上是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外衣掩盖资产阶级专政。在教育路线上則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理論和实际相分离，使学校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們用什么“智育第一”“理論至上”“不问政治”等等虛伪的说法貫彻资产阶级的政治意图。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些所謂名牌大学，如英国的〈牛津〉〈劍桥〉，美国的〈哈佛〉等，就是这种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体现，是资产阶级学校的标本。这样的学校，如列宁所指出的，是为资产阶级訓練和提供资本的恭順的奴僕和走卒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开创的教育革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彻底扫除封、资、修的旧教育制度，创造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一場革命，我們的教育革命，反封资修之道而行之，以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在工人阶级直接领导下，实行“教育必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須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理論和实践相结合，这样的学校培养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

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的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教育的本质既然是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工具，教育质量问题，就不可能不带有深刻的阶级性，要是离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抽象地谈什么质量，那就会陷入混乱之中，就会上资产阶级的当，因为资产阶级正是用这种抽掉质量问题阶级性的方法来迷惑人心的。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教育的质量，持有截然相反的观念。

首先是政治标准，很明显各个阶级都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都是以它自己的面貌来衡量人的品质的。孔老二有弟子三千，但是中意的所谓“贤者”只有七十二。请看孔老二是如何评价他的学生的，比如：

宰予，子貢，是言语科的高材生，《論語》里边是挂了名的。可是宰予反对父母死后守丧三年，被孔老二骂为“不仁”。子貢能做生意，很赚钱，但孔老二认为这有失奴隶主的身份，骂他为“不受命”。

冉有，是政事科的高材生，政治上颇有才干，可是他不去维护奴隶制，反而去帮助季氏搞一些带有封建性的改革，气得孔老二破口大骂，不承认他是学生，并要学生“鸣鼓而攻之”。

樊迟，因为要学种庄稼，被孔老二斥为“小人”。

顏淵，他的学识才干并无多少表现，无所作为，但是因为他的政治思想符合于孔老二的要求，所以成了孔老二的第一个得意门徒。

曾参，思想鲁钝，但是他信守孔老二的忠信这一套，“吾日三省吾身”，时刻不忘，所以成了孔老二的第二个得意门徒。

子路，曾受孔老二的唆使，“堕三都”，连临死的时候，还不忘夫子的教训，说道“君子死，冠不冕”，一面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肉酱了，所以深得孔老二的欣赏。孔老二绝望的时候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这个“由”，就是子路。

请看，孔老二评价学生的政治标准不是鲜明得很吗？

西方资产阶级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自然也有他们的政治标准。他们的政治标准尽管名堂很多，其实质总是是否是资本的恭顺的奴僕；是否坚持和维护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否适合于他们对内剥削压迫，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的需要；等等。

胡适充当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买办，积极贩卖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宣扬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和杜威的资产

阶级实用主义教育、“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胡适的质量是很高的，而对于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来说，胡适不过是—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把凯洛夫奉为教育学的“鼻祖”，依照凯洛夫的教育学培养出来的人的标准是怎样的呢？看一看苏修叛徒集团的头目的嘴脸就可以知道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就是合乎所谓既有“内在修养”又有“外在修养”的凯洛夫标准的活标本。

无产阶级的教育是要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政治标准就是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我们的工农兵大学生，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战士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他们经过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朝气蓬勃，觉悟较高，思想里深深地打下了工农的烙印，他们带着阶级的委托和期望走进大学，在大学里，在毛主席教育路线的指引下，在工人阶级的直接领导下，实践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进行开门办学，直接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请看一看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的革命行动吧！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纷纷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的这种革命行动，是向旧传统观念的宣战。他们的这种革命行动，体现了毛主席指引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他们的革命行动表明，只有坚持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才能培养出愿意同工农相结合，坚持反修防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战士。他们的这种革命行动，为工农兵大学生作了最好的鉴定，是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真是好得很！

其次是智育标准，即受教育者的知识和能力的水平问题，人的知识和能力的问题，是不是一个抽象的，没有阶级差别的问题呢？不，不是这样。资产阶级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所谓“治人”的“劳心者”，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他们标榜“智育第一”“理论至上”。他们用于衡量人的知识和能力的观点和方法，不是唯心主义的，就是实用主义的，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分离，理论和实践相分离为其特征。现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评定受教育者质量的主要方法其实都是考试或者所谓“论文”。而这种考试往往是极其脱离实际，极其片面，或者是搞烦锁哲学。尤其那种搞突然袭击、出难题、偏题、怪题

的考試更是摧殘青年的一種手段。那些“論文”，則常常是从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既不是來自實際又不受客觀實際檢驗的主觀唯心主義的亂說一氣。

無產階級依照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來評價人的知識和能力，認為單純的經驗和單純的理論都是片面的和不完全的知識，要求受教育者不但能够解釋世界，而且能够改造世界。受教育者的知識和能力是緊密結合三大革命運動的實踐來培养和訓練的，因而也只能通過三大革命運動的實踐來加以檢驗。因此，我們在比較新、舊大學生的智育水平的時候，就是要比較他們在三大革命運動實踐中的表現，比較他們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比較他們所創造的物質和理論成果，比較他們所達到的生產和科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而決不是簡單地看他們讀了多少書，算了多少題等等。如若這樣，就等於把資產階級的精神枷鎖套到了我們自己的脖子上。

拿這樣的觀點來看智育質量問題，就可以得出工農兵大學生在智育上也優于舊大學生的明確結論。廣大革命師生已經以大量事實雄辯地論証過這一點。以我系應屆畢業生的畢業實踐來看，情況也是這樣。這次畢業實踐，選題都是結合生產實際的，有的是國家急需項目，其中有代表性的如：

無人機航跡自動標圖儀：解決了無人機指揮中心的自動標圖問題，提高了精度，減輕了操作人員的勞動強度，這一項目填補了我國一個空白點。

電視轉播台遙控遙測通訊設備：為解決電視轉播台無人操縱管理作出了貢獻。這一項目也填補了我國的一個空白點。

這兩個例子只是我系畢業實踐成果的一部分。

拿這些成果和舊大學生的畢業論文比較一下吧！

難道許多舊大學生那些既不來自實際又不受實際檢驗的所謂畢業論文真有什么水平嗎？難道這樣的畢業論文，除了作為舊教育制度理論和實踐相分離的見証之外，還有任何其他的价值嗎？難道這些舊大學生通過這樣的畢業論文所表現出來的質量高嗎？那些和工人、農民以及革命知識分子一起在生產和科學研究中作出了種種貢獻的工農兵大學生在知識和能力的水平上，比那些死讀書，讀死書，脫離實際的舊大學生高明得多，和舊大學生比較起來，他們多的是理論聯繫實際

的好风格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少的是“理論至上”輕視实践的坏作风，以及种种繁鎖无用摧殘人才的洋教条和土教条。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請周部长也睁开眼睛看一看吧！难道你所发的“現在大学生比不上过去的中专生”“要拖四个現代化的后腿”等的种种謬論，还有任何的根据嗎？

最后，应当指出，教育質量問題，是不能简单地用規卡衡量的。因而每当教育革命的反对派向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发起进攻的时候，总要拿起这个问题来做文章，他們总是从资产阶级的頑固偏見出发，贬低工农兵大学生的質量，从而得出教育革命搞糟了的結論。我們必須懂得他們的这种策略，在揭露他們这种策略的同时，毫不含糊地提出无产阶级的教育質量觀，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質量觀，以不可辯駁的事实証明工农兵大学生优于旧大学生，无产阶级的新生的教育制度优越于资产阶级的腐朽的教育制度，給那些教育革命的反对派們以当头一棒。